

音乐治理：打造有温度的现代社区治理新模式

赵静

保山学院音乐学院，中国·云南 保山 678000

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社区治理面临居民参与度低、文化凝聚力不足、矛盾调解渠道单一等现实难题。本文聚焦音乐治理这一创新路径，通过分析音乐在情感联结、文化传承、矛盾化解等方面的独特价值，结合乡村社区的资源禀赋与治理需求，提出构建“音乐文化阵地建设—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特色活动品牌打造—治理效能评估反馈”的音乐治理体系。研究表明，将音乐元素融入乡村社区治理，能够有效激活居民参与热情、重塑乡村文化认同、提升社区治理温度，为现代乡村社区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助力实现乡村社区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音乐治理；乡村社区；社区治理；文化认同；治理模式

Music Governance: Creating a Warm and Modern Model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Zhao Jing

Baoshan University, School of Music, China Yunnan Baoshan 678000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confronted with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low resident participation, insufficient cultural cohesion, and limited channel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novative approach of music governance, analyzing the unique value of music in emotional connec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By integrating the resource endowment and governance needs of rural communities, it proposes a music governance system that includes "construction of music cultural bases,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creation of distinctive activity brands, and assessment and feedback of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integrating music elements into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resident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reshape rur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enhance the warmth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roviding a replicable and scalable new model for modern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harmonious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unities.

Keywords: Music governance; Rural communities; Community governance; Cultural identity; Governance model

0 引言

乡村社区是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质量与农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近年来，随着城乡人口流动加快、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传统乡村社区治理模式逐渐显露出局限性：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社区治理主体弱化，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意愿普遍较低，“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较为突出；另一方面，乡村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逐渐式微，社区内部的情感联结与文化凝聚力不断减弱，邻里矛盾、公共事务分歧等问题缺乏有效的柔性化解渠道。在此背景下，探索兼具人文关怀与实践效能的现代乡村社区治理新模式

成为当务之急。音乐作为一种跨越语言、直抵情感的艺术形式，具有凝聚人心、传递价值、舒缓情绪的天然优势。从乡土社会的山歌对唱到现代社区的文化活动，音乐始终是乡村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音乐与社区治理相结合，构建“音乐治理”模式，不仅能够唤醒乡村居民的主体意识，还能借助文化力量化解治理难题，为乡村社区治理注入“温度”与活力。

1 乡村社区音乐治理的核心价值

音乐治理并非简单的“音乐+治理”，而是将音乐的情感属性、文化属性与社区治理的功能需求深度融合，通过音乐活动搭建沟通桥梁、凝聚社区共识、化解矛盾纠纷，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1.1 激活居民参与：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融入”

传统乡村社区治理中，居民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较低，主要原因在于治理方式缺乏吸引力，未能调动居民的主观能动性。音乐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覆盖人群广泛，无论是老年人喜爱的传统戏曲、中年人熟悉的经典民歌，还是年轻人追捧的流行音乐，都能找到对应的受众群体。通过在乡村社区开展音乐活动，如“邻里歌会”“乡村音乐节”“家庭合唱比赛”等，能够打破居民之间的陌生感与隔阂感，让居民在音乐互动中主动参与社区事务。例如，某乡村社区在组织“乡村合唱队”时，需要居民共同商议排练时间、选择歌曲、筹备演出，在这一过程中，居民逐渐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进而主动关注社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等治理议题，形成“治理有我”的良好氛围^[1]。

1.2 重塑文化认同：从“文化流失”到“文化自信”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区的灵魂，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乡村的传统音乐文化逐渐流失，如民间小调、地方戏曲、乐器制作技艺等面临失传风险，导致乡村居民的文化认同不断弱化。音乐治理能够以文化传承为纽带，唤醒乡村居民对本土文化的重视与热爱。一方面，通过挖掘整理乡村传统音乐资源，邀请民间艺人开展教学活动，让青少年学习传统戏曲、民歌演唱，传承本土音乐文化；另一方面，将乡村的发展故事、民风民俗融入原创音乐创作，如编写反映乡村变迁的歌曲、创作歌颂邻里互助的歌谣，让音乐成为传递乡村文化的载体。当居民在音乐中感受到本土文化的魅力时，能够增强文化自信，进而产生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为社区治理奠定文化基础。

1.3 化解矛盾纠纷：从“刚性调解”到“柔性疏导”

乡村社区的矛盾纠纷多源于邻里关系、土地划分、公共资源分配等问题，传统的调解方式多以“讲道理、定规则”为主，属于“刚性调解”，有时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矛盾。音乐具有舒缓情绪、传递善意的作用，能够通过“柔性疏导”的方式化解矛盾。例如，在处理邻里纠纷时，社区可组织矛盾双方共同参与音乐活动，如一起排练合唱、合作演奏乐器，在音乐互动中，双方的情绪得到放松，隔阂逐渐消除，进而愿意坐下来沟通协商；此外，社区还可以通过音乐讲座、音乐心理辅导等形式，引导居民用平和的心态看待问题，减少冲突与矛盾。这种“以乐化人”的调解方式，能够避免矛盾激化，让社区治理更具“人情味”^[2]。

2 乡村社区音乐治理的实施路径

基于乡村社区的资源禀赋与治理需求，音乐治理的实施需要构建“阵地建设—主体协同—品牌打造—评估反馈”的全链条体系，确保治理模式落地见效。

2.1 夯实基础：建设多元化音乐文化阵地

音乐文化阵地是开展音乐治理的载体，乡村社区需结合自身实际，建设多元化的阵地，为音乐活动提供场所支撑。首先，利用现有公共空间改造升级，将乡村闲置的祠堂、村委会活动室、文化广场等改造为“乡村音乐馆”“邻里音乐厅”，配备简单的音响设备和二胡、笛子、电子琴等乐器，供居民日常排练、活动使用，既盘活闲置资源，又降低建设成本；其次，针对乡村居民居住分散的特点，打造“流动音乐阵地”，利用流动宣传车、文化大篷车等深入村组，开展音乐演出、音乐教学活动，比如在偏远村组搭建临时舞台进行民歌演唱，或现场教学基础乐器演奏，让不便前往固定场所的居民也能参与其中；最后，建设“线上音乐阵地”，借助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开设“乡村音乐专栏”，定期发布居民的音乐作品、活动动态，同时搭建线上互动平台，方便居民随时分享音乐感悟、交流排练心得，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进一步扩大音乐活动的覆盖范围，为后续音乐治理活动的开展筑牢基础^[3]。

2.2 凝聚合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机制

音乐治理需要政府、社区、居民、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形成治理合力。政府层面，乡镇政府应将音乐治理纳入乡村社区治理规划，出台扶持政策，提供资金支持与培训指导，比如设立专项经费用于音乐阵地建设、邀请专业人员为社区音乐活动开展培训，鼓励乡村社区积极推进音乐治理实践；社区层面，村委会需发挥主导作用，成立“音乐治理工作小组”，负责统筹协调音乐活动的开展，包括制定活动计划、安排活动场地等，同时深入挖掘社区内的音乐人才，如学校音乐教师、民间艺人、音乐爱好者，组建“乡村音乐志愿者团队”，让这些有专业能力的居民为音乐活动提供演唱指导、乐器教学等专业支持；居民层面，通过社区公告、村民大会、微信群宣传等方式，让居民充分认识到音乐治理对社区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主动参与音乐排练、演出等活动，同时鼓励居民根据兴趣成立“合唱队”“戏曲社”等自治性音乐组织，自主制定活动规则、安排排练时间，实现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4]；社会力量层面，积极引入文化机构、企业、高校等外部资源，邀请文化机构的专业人员下乡开展音乐培训课程，吸引企业赞助乡村音乐节的设备与场地费用，鼓励高校志愿者团

队定期下乡开展音乐支教活动,为乡村社区音乐治理补充专业力量与资源,形成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2.3 打造品牌:开展特色音乐活动

特色音乐活动是音乐治理的核心内容,乡村社区需结合自身文化特色与居民需求,打造具有辨识度的音乐活动品牌,避免“千村一面”。首先,开展“日常化”音乐活动,如每周一次的“邻里歌会”、每月一次的“音乐茶话会”,让居民在闲暇时间聚在一起唱歌交流、分享音乐故事,使音乐活动自然融入日常生活,成为邻里间增进感情、沟通互动的常规方式;其次,开展“节庆化”音乐活动,结合春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以及乡村特色节日,举办“乡村春节晚会”“中秋赏月歌会”“重阳敬老戏曲演出”等活动,将音乐与节日氛围深度融合,比如春节晚会编排反映乡村生活的歌舞节目,重阳节演出老年人喜爱的地方戏曲,既贴合节日主题,又能增强居民的参与感与归属感;再者,开展“主题化”音乐活动,围绕社区治理议题设计活动主题,如“环保主题音乐节”“交通安全歌曲创作比赛”,把环保知识、交通安全规则融入歌词创作与歌曲演唱中,让居民在参与音乐活动的娱乐过程中潜移默化接受治理理念,提升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认知;最后,开展“交流化”音乐活动,组织乡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周边村落开展音乐交流演出,如“城乡音乐联谊”“跨村合唱比赛”,让乡村居民走出本村与外界音乐爱好者互动学习,拓宽艺术视野,同时通过展示乡村特色音乐作品,提升社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形成独特的音乐活动品牌^[5]。

2.4 优化提升:建立治理效能评估反馈机制

为确保音乐治理持续发挥作用,需要建立科学的治理效能评估反馈机制,通过系统化评估及时发现实践中的问题并优化改进,让音乐治理始终贴合乡村社区的治理需求。评估内容需围绕音乐治理的核心目标设定,涵盖居民参与度、文化传承效果、矛盾化解率、居民满意度等关键指标,具体包括统计参与音乐活动的居民人数占比,看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参与情况;统计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人数,如学会本土民歌、传统乐器演奏的居民数量;统计通过音乐活动化解的矛盾数量,对比音乐调解前后的矛盾解决效率;收集居民对音乐治理的满意度评分,了解居民对活动形式、效果的认可程度。评估方式需兼顾全面性与客观性,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观察相结合的方式,比如设计问卷向居民收集意见,与社区干部、音乐志愿者面对面访谈了解实施难点,实地观察音乐活动的参与氛围与组织情

况,同时定期开展评估,每季度或每半年进行一次,邀请行业专家、居民代表共同参与评估过程,从专业视角与群众视角双重把关,确保评估结果真实可靠。根据评估结果,针对性调整音乐治理的实施策略,若发现居民参与度低,就优化活动形式,增加更贴近居民兴趣的音乐项目,同时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村民大会、社区广播等扩大知晓度;若发现文化传承效果不佳,就加强民间艺人的教学指导,增加传统音乐教学的频次与时长,让评估反馈真正成为优化音乐治理的“指挥棒”。

3 乡村社区音乐治理的实践案例与启示

在部分乡村社区的治理实践中,音乐治理已展现出显著成效,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经验。以某省 L 村为例,L 村曾面临居民参与度低、邻里矛盾多、文化活动匮乏的治理难题。2022 年,L 村村委会引入音乐治理模式,从三个方面推进实践:一是挖掘本土音乐资源,整理 L 村传统民歌《打麦谣》《采茶歌》,邀请民间艺人组建“L 村民歌队”,定期在村里开展演出;二是建设“乡村音乐广场”,配备音响设备、戏台,每月举办“邻里歌会”,同时开设“音乐培训班”,教授村民唱歌、乐器演奏;三是开展“音乐调解”,针对邻里矛盾,组织矛盾双方加入合唱队,通过共同排练化解隔阂。经过一年的实践,L 村的居民参与度显著提升,参与社区事务的居民人数较之前增加 60%,邻里矛盾化解率提高 50%,同时《打麦谣》等传统民歌得到传承,村民的文化认同感明显增强。

L 村的实践表明,乡村社区音乐治理的成功,关键在于“接地气”,既要贴合乡村居民的文化需求与生活习惯,又要与社区治理的实际议题相结合,避免形式主义。此外,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持续的资源投入、科学的评估反馈,也是音乐治理落地见效的重要保障。

4 结语

乡村社区治理需要“硬度”与“温度”并存,“硬度”体现在完善的治理制度与规则,“温度”则体现在对居民情感需求、文化需求的关注。音乐治理作为一种创新的治理模式,能够以音乐为纽带,激活居民参与热情、重塑乡村文化认同、化解矛盾纠纷,为乡村社区治理注入“温度”,实现“以乐聚人、以乐化人、以乐治村”的目标。当然,乡村社区音乐治理并非万能,不同乡村的资源禀赋、文化背景存在差异,音乐治理的实施路径也需因地制宜,不能照搬照抄。未来,还需进一步探索音乐治理与乡村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教育普及等领域的融合,让音乐不仅成为社区治理的“润滑剂”,还能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

“助力器”。相信随着音乐治理模式的不断完善与推广，乡村社区将更加和谐、更有活力，乡村居民的生活将更加幸福、更有质感。

参考文献：

[1] 周延军. 关于社区音乐教育几个问题的再认识——基于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视角[J].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05-111.

[2] 唐劼，鲍家旺，黄怡. 空间治理视角下的智慧社区更新改造探索——以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为例[J]. 住宅科技，2022,42(12):24-29.

[3] 陈贤凤. 社区“合伙人”撬动治理新格局[J]. 四川

党的建设，2023(19):50-51.

[4] 商芮. 乡村户外音乐节发展模式与路径[J].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24(1):43-47.

[5] 王嫣然，鄢秀丽. 地方民间音乐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研究[J]. 绥化学院学报，2025,45(6):55-57.

基金项目：保山学院国家级科研培育基金项目“怒江流域民族音乐文化与乡村德治融合发展研究”（项目编号：BYPY202308）。

作者简介：赵静（1982-），女，汉族，云南保山人，本科，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